

我演《坐楼杀惜》

□ 李兴武

《坐楼杀惜》是京剧麒派名剧,把它搬上秦腔舞台是我多年来的愿望,经过数年的潜心准备,秦腔折子戏《坐楼杀惜》终于和观众见面了,我在剧中饰演了宋江一角。在演出过程中,我力争融入自己对人物的见解,努力突出宋江细腻的心理变化,在传统秦腔的程式表演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和创新,使这出著名京剧在秦腔舞台上绽放出光彩,演出后得到了专家和观众的称赞。

《坐楼杀惜》讲的是宋江为郓城县书吏,其妾阎婆惜爱上了风流年少的张文远,遂与之私通。久之,愈益厌烦宋江。宋江深夜回家,她大肆奚落,并将其赶出门外。宋江与梁山头领晁盖来往甚密,将晁盖的书信藏于招文袋内。离家途中发觉招文袋遗失在家,大惊,急忙回家找寻不见,想必是阎婆惜所藏匿。问她直认不讳。宋江哀求再三求将书信归还。阎婆惜不依,逼宋江亲立字据,要求房屋家产全部归她,允许她嫁于张文远。宋江迫不得已答应。立字据后,阎婆惜称书信当呈县令,要宋江当堂领取。宋江苦求不已,而阎婆惜置若罔闻。宋江怒不可遏,遂拔刀刺死阎婆惜,取书而去。

在排戏时,我首先分析宋江的性格。通过反复翻阅《水浒传》和观摩影视资料,我认识到宋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人物。他的性格既有忠厚侠义的一面,又为人谨慎的一面。作为一名从艺多年的

演员,我深刻认识到戏曲的唱腔和表演都是为塑造人物形象服务的,所以在人物的刻画上更加注重人性化,把宋江当作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来展示。所以在排这出戏时,我更注重对宋江的心理刻画,对舞台节奏的把握和对表演技巧的反复练习,而没有刻意追求外形的相似。

为符合当代观众的审美心理和欣赏口味,我在表演中大胆地运用了秦腔传统表演程式与话剧注重刻画人物内心世界相结合的表演方



李兴武在《坐楼杀惜》中饰宋江



在《凤鸣岐山》中饰散宜生

式。为宋江设计了一个怒、一个忍、一个急。一个怒就是宋江得知阎婆惜与张文远的好情后的愤怒。当然这个怒是有克制的怒,在这个“怒”上我运用了传统程式的抖须、瞪眼等动作,又糅和了话剧表演的一些小的身段动作,这样既体现了宋江作为一个男子在理智上的极限克制,在矛盾纠葛上既增加冲突的强度,又让自己的克制来得顺理成章。一个忍就是阎婆惜逼迫他立字据时的忍耐,在这个情节上我运用话剧的面部表情表演传统程式的握拳、摊手等动作,以体现宋江为拿回书信而忍气吞声的无奈。一是急阎婆惜要将书信交给公堂,宋江气急时的表演,在这里我主要运用了两个推磨和猛抓住阎婆惜衣领、脸部抽动、冷笑、最后狂笑等夸张动作,使宋江形象更显丰满和立体化。

在唱腔上我努力追求一种质朴、高雅、大气的效果。在总体唱腔构思上力求返璞归真,展现秦腔传统声腔的天然韵律美,用“拿来主义”的

兼容并蓄,在音乐唱腔方面糅进许多民间小调、同州梆子和眉户的旋律,使整个戏的音乐格调和旋律充满新鲜的活力,人物的主要唱段又都保持着自己音色纯正、音域宽广、声音清澈透明的特色,同时蕴含着被激活的传统秦腔声腔的厚重古朴与精致华美。每段唱、每句腔都“似曾相识”的顺畅自然,又新意迭出,没有陈旧感,让人听了顺耳、不生硬,不露一点斧凿的痕迹,使老观众在不经意间进入完美的新创音乐总体意境,让观众自然地陶醉在传统秦腔旋律美的怀抱之中。例如:“你何不手扪心想从前,你母女是怎样来到此间”一句,特别是“来到此间”,要唱出无可奈何哀哀相求及惧怕的感觉和味道,为使唱腔与人物更加贴近,我在嗓音的运用上也做了一定程度的收敛,从而避免了因声音穿透力过强而造成的与剧情的不和谐。

秦腔《坐楼杀惜》以一种具有现代意识的大文化视角,来激活传统秦腔表演程式中有鲜活表现力的东西,并加以强化,然后将其当作基本元素,用符合大众时尚的审美尺度,去解构、去开掘,进而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对秦腔传统表现手法的推陈出新。综观全剧的表演风格,在舞台空间的自由度、表演手段的虚拟化、人物造型的夸张变形、视听效果的赏心悦目等各个方面都给人一种既新颖又火爆、既富张力又耐咀嚼、既有传统的厚重底蕴又颇多现代审美情趣的艺术魅力。如在剧中表现宋江情绪变化的几个拐点上,我充分把握住宋江内心的委屈、惊惧和大度等等的内心情感,通过自己眼神、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程式动作的组合运用,准确地表现出了这个人物的内在心理,从而达到了用舞台语言和观众交流,用情感和观众心灵沟通的目的。

通过《坐楼杀惜》的演出,我认为一个好的戏曲演员,只有合理运用行当所赋予的优势和独特的艺术手段和技巧,从生活的基调出发,充分把握人物的内在心理才能塑造出生动鲜明的舞台形象。其次要抓住剧本中给演员创造的一切机遇,充分延伸剧情的内涵,控制好人物的情绪,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空间来发挥自己的表演才华,才能既演活了人物,又显示出自己的艺术功力。■